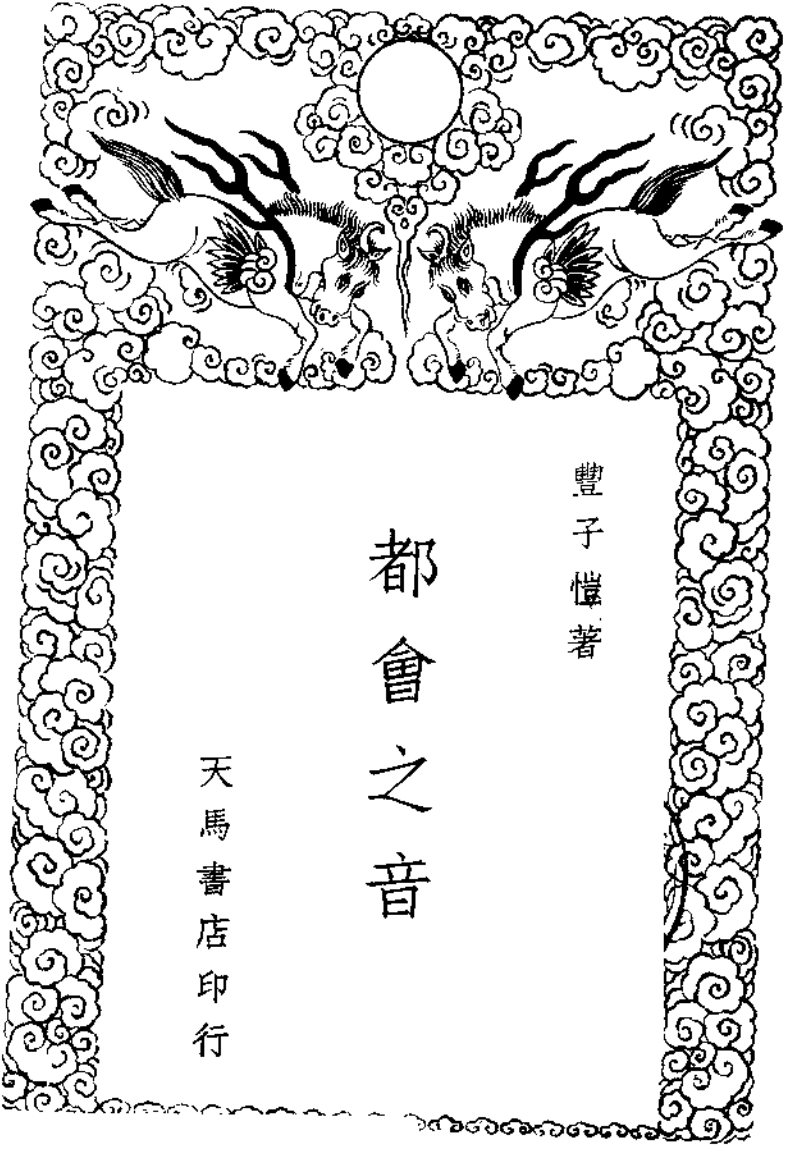


都會之音



豐子愷著

都會之音

天馬書店印行

都 會 之 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發行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編繪者

豐子愷

發行者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韓振業

不准翻印

印刷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天馬書店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都會之音

代序

都會常把物質文明所產生的精巧玲瓏，而便利的種種用品輸送到鄉村去，或顯示給鄉村看。這好像是都會對鄉村的福音，其實卻害苦了鄉村的人。他們在粗陋，簡朴，荒涼，寂寞的環境裏，受了這種進步的物品的誘惑，不免熱烈地憧憬於繁華的都會生活的幸福，而在相形之下愈覺自己這環境的荒寂與生活的不幸；然而不能插翅飛向都會去。這好比把胭脂，花粉，弓鞋，月棉投進無期徒刑的牢裏。

吾鄉有一句俗語，形容局部與全體的關係的，叫做「拾得了蘇州襪帶兒」。意思是說布衣草裳的鄉下窮人拾了一隻當時認為服裝最時髦的蘇州人的襪帶兒，須得把原有的襪、鞋、褲、衣、帽以至房子，老婆等統統換過，方才配用。不換過時，用了這襪帶兒不配得可笑。現在都會把物質文明所產生的各種精巧玲瓏，便利，快適用品輸送到窮鄉去，正同教鄉下人拾得蘇州襪帶兒一樣。若要使他們配用，須得把鄉村全部改造。不改造時，其不配也可笑。

小小的一匣火柴，在鄉村里，有時被顯襯得異常精巧，因為在那里還有火鉢頭的存在。燒飯時放些火

灰在鉢頭裏，種兩個柴頭在裏面，便可一天到晚有火，而不費一文。所以他們非不得已時不擦火柴，買了一匣火柴可以用個把月。然而近來都會裏輸送過來的火柴，忽然匣子扁了，分量減少而價錢增貴了。這在都會人看來原是物品的進步，塞在洋袋或摩登服裝袋裏比前便利得多；至於量少價貴，差一兩個銅板有甚麼關係呢？然而鄉下人想不通這個用意，享不到這種便利，不得已時，也只買一匣扁火柴來和火鉢頭並列着。

都會人對於扁匣火柴還不足，又造出精巧玲瓏的打火燈來，也把牠們輸送到鄉村去。有時打火燈也同火鉢頭會在一塊，看了覺得好笑。又如香煙這種消耗品，近年來流行的普遍實在可驚。鄉村裏的老太太出街時，爲了手頭找不到水煙筒，有時也用拇指食指撮住了一根香煙在扁嘴裏吸，樣子怪新奇。至於鄉村的毛頭小夥子，吸香煙已成了常事。三個銅板買兩支，把一支儲藏在耳朵裏，拿一支來吸。一時用脫三個銅板數目原也不大，然而連日累月計算起來，香煙的用費比從前吸老煙貴到數倍，鄉下人暗中吸香煙的誘惑騙去不少的錢！在沒有流行這種便利的煙草以前，鄉下人出街時自帶老煙筒，不帶的也可以到店家去自吸幾筒水煙。然而現在與前不同：身上有幾個銅板的人出門就不帶煙筒，店家也不再備煙請客。因爲街口，市梢，處處都有香煙的零售處了。原匣的香煙，裏面有燦爛發光的錫紙包，五彩精印的圖片，外面有精

確華麗的紙匣兒。這些裝璜都是在物質文明的都市裏的進步的機器製出來的。然而放在土岸上，蘆葦棚下的茶灘上，其不調和也很可笑。若拿這些吃茶人和圖片上所繪的摩登女子比較起來，前者都好像是石器時代的原始人；不然，後者便好像不是人而是一種玩具。

都會人當作果壳兒拋棄的香煙罐頭，鄉下老太太討得了一個視同無價之寶，供在灶山上當作茶葉瓶，令子孫世代地寶用下去。

都會人就要拋棄的香煙蒂頭，在鄉下的朋友還可敬一次客——他們把香煙咀當作水煙筒看，自己吸了半枝之後，用手指抹一抹咀上的唾液，將其餘半枝敬客。

小小一粒洋鈕扣，在鄉村裏也難得妥當的地方可以安置。這是機器的產物，原爲洋裝的襯衫，「大英皮」的皮鞋等服裝而製造。一到鄉村裏，就被裝在老布棉衣的襟上，三寸金蓮的高高的腳山上。還有種種「摩登」的衣料，上面織着與都會舞場上的環境相配的圖案，也被輸送到窮鄉僻壤里去推銷。有時披在跪在城隍菩薩面前求籤的女子身上，有時裹在扶着鳳冠霞帔的新娘子上。花轎的女傭相身上。不但如此，這種地方有時還有洋裝人物出現，使人看了興起時代錯誤之感。洋裝的人在這種環境裏真被待慢；冬天，鄉村的房子前後通風，不裝火爐，在室內不脫帽子和大衣有乖洋風，脫了實在冷不可當。夏天，鄉村裏既無

風扇，又無飽冰，更無冷氣。重重疊疊的汗衫，襯衫，和上衣，外加枷鎖鍊條一般的硬領和領帶，穿了幾天可以使人發癢。「大英皮」鞋走在尖角石子的路上，要擦破皮，走在泥路上要滑交，腳趾兒非時時用勁不可。我推想他們在艱苦的時候，一定會惦記起都會來：冬暖夏涼的洋房，開闔的水門汀，平整的柏油路，閃亮的漆地板，以及軟軟的地毯。也許他們自認為都會之人，不幸而暫時流落在這破陋的鄉村的，也許他們抱着大志，要改造全部鄉村的環境來適應他們的服裝，同換過全身衣服，房子和老婆來配用蘇州襪帶兒一樣。

飲食方面也有這種狀態：汽水和各種洋式糖果近來也輸送到鄉下去。汽水的味道並不好，飲了不醉也不飽；不過據說是蒸溜水製的，作為夏日的飲料大合衛生。衛生是「性命交關」的事，誰敢反對呢？然而據我所見，勵行衛生大都不能澈底，實甚可惜。怕毒菌和微生蟲的人，要把水煮得沸，要把菜蔬煮得熟。然而他們對於杯、碗、筷、瓢，以及廚子的用具和手，卻不甚澈底調查其清潔與否。這種器具的清潔與否，不想則已，細想起來都是靠不住的。防接觸傳染的人，裹足不到疾病流行的地帶去，絕對不到病人或死人的家裏去。然而他們出門坐電車時也用手吊住車門口的銅柱，旋開車箱的門，拉往車箱內的拉手。他們兌換及買物時也曾接受不知經過誰人的手的銀洋、角子，和銅板，而且把牠們寶藏在懷中。這種銅柱，門門，拉手，和銀洋、角子，銅板上，有沒有病菌停留着呢？天曉得！還有防空氣傳染的人，出門用套子把口鼻蒙住。然而他吃飯

時能否也戴套子？他的家裏能否自製一種空氣，使與外界的大氣完全隔絕？總之，勵行衛生原可以減少傳染的機會，但是很不澈底。而在鄉下「馬虎」太甚。這種蒸溜水製的汽水，原是注重衛生而又生活闊綽的都會人的飲料。他們以蒸溜的汽水代茶喝，在衛生上總較妥當些。況且有錢沒處用，樂得闊綽罷。然而這東西流行到鄉村來，實在出力不討好。常見小市鎮上狹狹的一條市河裏，上流有人洗馬桶，下流有人淘米，或者挑飲水。常見鄉村人家的飯羅上，烏叢叢地蓋着一層蒼蠅。常見飯粒裏夾着蒼蠅死骸。而見者吃者恬不爲怪。度着這樣「馬虎」生活的人，無需乎出重價購飲蒸溜的汽水。然而都會管自把汽水送進鄉下來。那些汽水瓶兒亮晶晶地倒掛在鄉村的糖果店門口，怪誘惑的。身上有二隻角子的好奇者都要嘗試一下。看開瓶時先嚇壞了幾個旁觀者，然後用大拇指盡力抵住瓶口，總算飲了噴剩的大半瓶汽水，然而大拇指上的汗汁和醜醜也一併飲進在肚裏了。洋式的糖果，聽說曾在鄉村開鬧過笑話：曾有人把橡皮糖的渣滓吞下肚子裏去；覺悟了這錯誤之後，他吃杏仁糖時舐盡了外衣，就把內藏的杏仁當作果核，吐在地上給狗子吃。都會的「吃客」在這點上可以驕人，笑指這鄉村人爲「豬頭三」；其實「吃客」和「豬頭三」是都時代錯誤的現世社會中的可笑的產物。

交通的發達，常把都會的面影更整塊地顯示給鄉村人看，對他們作更強的誘惑。火車所穿過的地方，

處處是矮屋茅棚集成的鄉村。當電燈開得閃亮的特別夜快通車的頭二等車箱，載了正在噴雪茄煙，吃大菜的洋裝闊客而通過這些鄉村的時候，在鄉村人看來正像一朵載着一羣活神仙的彩雲飛馳而過。由此想見都會真是天堂一般的好地方。然而在他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飛機札札地在鄉村的天空中盤旋，有時司機人要裝威風給鄉下人看，故意飛得很低，幾乎帶倒了草棚的屋脊，嚇得屋裏的人逃出屋外來，屋外的人逃進屋裏去。慢吞吞地盪着擺渡船的人舉頭望着風馳電掣的飛機，當作大鵬鳥看，不相信這是和他的擺渡船同類的一種交通器具。

最活躍地把都會之音輸送到鄉村來誘惑鄉下人的，莫如最近盛行的無線電收音機。不久以前，鄉下的老太太聽了留聲機「唱洋戲」，曾經猜疑有小人躲在小箱裏面吹唱。這個疑案尚未解決，現在又來了一種不須轉動而自會吹彈歌唱的小箱子。以前的留聲機所唱的，雖然鄉下人都稱為「洋戲」，其實就是鄉村間常演的「戲文」裏的腔調，鄉下人都能鑑賞；這不是都會專有之音，而是鄉村原有之音，對於環境總算是調和的。現在的收音機所發的音，就有許多與鄉村很不調和的都會之音：油腔滑調的對白，都會風的彈唱，「像然有介事」的演說，「肉麻連氣」的跳舞音樂，加以各大馬路各大商店的廣告。嬌的的女聲抑揚頓挫地說着：「諸位要做新式服裝，請到×馬路××綢緞局。花樣時新，價錢便宜，招待誠懇。公館

裏只要打電話，立刻把貨樣送到。電話號碼××××，請注意。」諸位要吃大菜，請到×馬路××公司，物事精美，招待周到，座位幽雅，價錢相巧。」下面仰起了頭聽着的是一班舊衣百結而面有菜色的農人，不過這菜色不是大菜之色。收音機不啻是專把都會繁華的幸福報告給窮屈的鄉村人聽的機器。

以上所說，自火柴以至收音機，都是物質文明對人生的貢獻，都是傳人鄉村的都會之音。然而鄉村人從這些所受得是甚麼呢？無他，只有驚異，誘惑，和可笑的不稱。「鄉下人拾得蘇州襪帶兒，」原是不用的，除非換過周身的衣服，造過房子，討過老婆。現在中國無數的鄉村，好比無數拾得了蘇州襪帶兒的鄉下人；但他們都沒有換過衣服，造過房子，討過老婆，而被強迫用着這條時髦的襪帶兒，因此演成了可笑的狀態。都會之音用了種種方式而傳達到村鄉去，使得鄉村好像鄉下人拾得了蘇州襪帶兒。鄉村之音也可用種種方式傳達到都會里去。但恐都會對牠們好像蘇州人拾得了鄉下破草鞋，丟進垃圾桶里了。

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子愷。

目次

第一部

- | | | | | | | | | | | | | | |
|------|----|-------|---------|------|---------|---------|-------|-----|------|------|-------|----|------|
| 14 | 13 | 12 | 11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中西服裝 | 揩油 | 假期中之家 | 廢曆新年的學生 | 二重饑荒 | 村學校的音學課 | 「頭彩十六片」 | 野外理髮處 | 招貼即 | 「洋畫」 | 西法牙科 | 阿大去借米 | 驚駭 | 都會之音 |

目次

第二部

- | | | | | | | | | | | | | | |
|----|----|------|---------|----|---------|-----------|-------|-------|------|-----|-------|----|--------|
| 28 | 27 | 26 | 25 | 24 | 23 | 22 | 21 | 20 | 19 | 18 | 17 | 16 | 15 |
| 晨風 | 緩步 | 輿舊之羣 | 雙雙瓦雀窺飯團 | 腳夫 | 守得三天生意好 | 在兩家當工役的夫婦 | 勞人無限量 | 到上海去的 | 提燈大會 | 新洋裝 | 籤箭與手鎗 | 敬客 | 兩種的煙與火 |

一

44	趕火車
43	辣醬
42	西湖上的大餅油條
41	此人徒有衣冠
第三部	
40	走盡崎嶇之路
39	筏
38	米
37	小學時代的先生
36	巷口
35	呼渡
34	泥
33	同年共事
32	童叟
31	不知元日的人
30	冬日路旁
29	夾牆

60	待車
59	「今天我的東道」
58	中秋
57	夫婦
56	孤雲
55	春晝
54	青梅
53	菊花
52	攝影
51	揮毫
50	好問的學生
49	「你家大哥哥」
48	校門口
47	「看汽車」
46	宵夜
45	日的他





阿大去借米
拾得提燈歸



